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三十二回 陰陽顛倒真堪異 婢僕尊崇非昔時

五言律詩曰：除暴安良事，全資將相才。滿朝門戶立，大地紀綱頹。  
氣候違和矣，陰陽亦異哉。故明多失政，惹出劍仙來。

卻說瑤華用手一指，說道：「阿真父女墳頭，我們亦當備些酒漿紙帛，前往一祭。遷葬之期尚遠，不可冷落了。」眾人都道極應如此。遂趕緊辦齊，一同到彼，哭祭了一回，然後就道。約莫行了三四日，忽見楊靜夫迎將上來，一同下店。此番殲除真珠泉，是一樁非同小可之事，無人不要倦色，整整的靜養了三五日，才得服帖。瑤華提起那日鏖戰時，十分危險，怎麼阿新倒不顯些神通來幫助，卻葬送了阿真父女兩條性命。若非三姐把那黑賊打死，恐怕我們這幾個也不能生全。阿新道：「前日鏖戰的事，因接聯的事多，婢子還沒有細稟公主知道。自龐希德中了刀，阿真中了一箭，公主同三姐、阿巧亦在危急之時，婢子看著不好，急急縱上雲頭，意欲將這些賊子捉在雲中摔死。那知師父已在雲頭上，見了婢子，便問：你待要怎麼？婢子說：現在公主危急，手下俱已受傷。意欲助陣。師父道：我也在此，難道不會助陣麼？今晨乃龐希德父女及這些賊子斃命之期，公主亦應受此危難，皆上天注定之數。你又何須助陣？故爾不敢舉動。後見三姐拔起樹來，將黑賊打死，賊圍漸解，才送了師父，然後落下雲頭。如此危急，豈有袖手旁觀的理。」瑤華聽了，向空拜謝，謝畢，又對三姐道：「我見你拔的那棵樹，卻也不小，你有多大氣力？就能拔起這棵樹來？」三姐笑道：「這也是發了急，連自家也不望拔得起的。」阿新道：「拔棵樹也還能夠，到是舉起樹來打人，更了不得。若無千斤之力，休想動它一動。」三姐道：「若此時再要我拔起一棵樹來，也斷斷不能。」瑤華道：「也是我們命不該絕。」桑二道：「人之生死，自有定數，也不能強為的。」瑤華又問桑二道：「你所學的法術，最利害的是那幾樁？」桑二道：「奴子所學，皆是白蓮教，只可掩人一時耳目，不能悠久。如撒豆成兵，止有六個時辰，過了時刻，就仍為豆子。其餘移山倒海，皆是虛假，凡夫俗子見或駭異，若大富貴人，就能看出破綻。其最利害的是移人魂魄，使其顛倒，壓鎮八字，用刺其心。只此兩端，算是利害的。至騎木鳶上天，控草龍入海，皆仗真言咒誦，稍停半刻，即時墮落。若千里以外，算人來往，對面相逢，倒人囊橐，此更下乘而不惜為者。」瑤華道：「若據你來說，此教甚屬平平。」桑二道：「多半受人愚弄。」阿新道：「本朝唐賽兒如此強盛，亦未見成事。婢子知他們法力，總無實濟。故那晚只將公主的流星繩索，運了些靈氣，便能縛來。可知其伎倆矣。」瑤華見桑二說話時，還是裊頭鬚頹的，遂道：「你這樣子，竟依我改了女妝，倒還看得。不然，男不成男，女不成女，像什麼規模。」遂令三姐與桑二改妝。

又見阿巧，自出路以來，身面皆胖，且習學了彈弓、拳棒，漸有糾糾武夫的氣象，因對阿巧道：「路上只有楊靜夫是個男的，似乎還少一個，你竟改做男妝。」遂令阿新，將他兩個的衣服掉換過來。一時打扮好了，大家一看，真個相像。瑤華道：「即妝扮得相像，索性把他兩個做一對顛倒夫妻。」眾人聽了，都笑說：「很該這樣。」瑤華道：「今晚我備個喜筵。替他們做花燭。」眾人又各高興起來，真個忙忙碌碌，備辦筵席。楊靜夫又去買了香燭，並畫就的和合二仙的神像，供設起來。

不一會，收拾齊了，楊靜夫扶了阿巧，三姐扶了桑二，在和合二仙前拜了。又請瑤華正中坐下，齊齊叩拜。又令夫妻兩個對拜過了，然後才入房中坐床，一面外邊鋪筵席。瑤華道：「你們少不得也要有一席。」阿新道：「有的。」瑤華道：「你們三個人，雖不是公親，也算個大媒。把筵席也設在旁邊坐。」各人照依鋪設。將要入坐，楊靜夫道：「他們兩個結為夫婦，是公主主婚的，公主應上坐，他們兩上對面坐。」瑤華道：「果然如此。但主婚人就要坐主位，如女兒出嫁之日，女兒是第一位，其母氏反坐主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應令他們兩個上坐，我在旁坐，才為合式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公主這個議論不錯。」遂將椅子挪轉，各各坐下，於是開懷暢飲。瑤華對阿巧道：「你如今是男子了，也該放些丈夫氣概出來，多多敬你令正一杯。」各人聽了又笑起來。三姐道：「他兩個今日做新人，自然都文文雅雅，待我這個舊時媒婆，與他們送個合盞。」遂斟上兩杯酒，與這兩個新人交互而飲。阿新也斟個大杯，送與瑤華道：「公主是主婚，少不得也要陪一杯。」一時觥籌交錯，哄笑滿堂。寓主人聽見，不知何事，大小男女都來窺視。見一對男女坐著，又設香燭，供著和合二仙，才曉得與男女配合，不好冷淡，送了四盒賀禮來，瑤華令收兩色，餘者璧還。俟來人去後，大家又笑不止。瑤華對阿巧道：「明日你還要備席，請人吃喜酒哩。」阿新道：「收了人家東西，這倒免不了的。」不一時酒興暢足，遂各散席。

那晚六人作三對而臥，阿巧與桑二同床，三姐和阿新同床。大家暗令楊靜夫只在瑤華門口伺候，一俟入衾，即便挨身上床。瑤華渴想已久，方遂私願，自然比尋常不同。而靜夫亦大展其本領，是必加意奉承。這晚的樂境，自然推瑤華為最。

次日瑤華起身，回想昨宵之樂，雖身入仙境，大約不過如此，滿心歡喜。三姐進房，瑤華喚令：「今日要陪客，你來替我梳個好頭。」又令阿新將在蘇州所制衣裙、首飾，檢點出來，打扮如花似玉。令各人都打扮了，好待女客。當日備了兩席酒，一席請寓主人男客，一席邀他們女客。打算停妥，即令備辦。瑤華在房想道：離京師不過三日路程，京師中曾在那裡閱過兵，恐認識者多，不便似行腳打扮進去，也須如今日裝束，好遮他們的眼。主意定了，遂寫信與荷香道：

我游道出門，匆匆五載。今日來此，不可以舊日面貌對人，可備後擋車一輛，交與來人帶回涿州，以便乘坐來京。毋使長史、令史們迎接，恐主上知之也。爾在京況味如何，仍在賜第內居住否？為我拂拭數間，暫歇游足。倘人問及，以我為梅影對之可也，不可破我行蹤。

寫畢封固，遂喚楊靜夫入來，道：「我有一信，爾可星馳進京，投在十四長公主坤德侯欽賜府第，守取回信，並討一輛後擋車來，以速為妙，不可耽擱。」靜夫接了信，即便啟行去了。瑤華這裡到得下午，寓主人女眷們來，瑤華接入，仍令阿新等打扮一對新人，出來拜謝。見女眷們共來了三個，一個老的，兩個中的，問是婆媳兩個，一個是寡居女兒。他家姓於，有兩個兒子，大的兒子與他丈夫居守田園，第二個兒子常在外間做客，現因患病在家。瑤華也把假話來謊說一遍。不一會，兩個新人出來拜謝了，也就端端正正的坐陪。那兩個中年的，把兩個新人看個仔細，但見桑二耳上沒有環，又見新郎耳上倒有環眼，兩個在那裡私語，似乎有疑惑的意思。瑤華覺了，就著他兩個告退。隨後也就擺上酒席來，老的上座，中年兩個左右坐，瑤華在主位上坐陪，三姐同阿新往來伺候。這兩個中年的一眼不眨的把瑤華細看，那老的問道：「這兩個配合的新人，是娘子何人？」瑤華道：「是家下常有的小廝丫頭，因長大了，途中不便，故索性與他配合。」那老的道：「很該這樣。」又問，娘子是那裡人？」瑤華道：「是河南。」那寡居的女兒道：「娘子的打扮，不像河南人。就是尊使們一個個都講的蘇州話。」瑤華道：「舍下用人，都半是蘇州人，所以衣妝都是蘇州款式。姐姐，你那裡曉得是蘇州來的款式？」那寡居道：「是家君講的。」瑤華道：「卻也不錯。」那老的道：「娘子如今要往何處去？」瑤華道：「到京城投奔親戚。」那老的道：「這也近了，可以多住兩天再走。」瑤華道：「今日已差人前去討車輛，恐怕還有兩日耽擱哩。」那媳婦道：「我婆婆還要奉屈娘子，到我們裡間坐坐，吃杯水酒。」

瑤華道：「在此打擾已不當，千萬不要費心。」那老的道：「也不成什麼，無非坐坐，說個閒話，省得寂寞。」瑤華正要勸酒，那老的已立起身來告止，瑤華又留坐吃了一杯茶才回去。遙華送出便回，一夜無話。次日午後，那邊令他寡居的女兒來請瑤華並這兩個新人過去用酒。瑤華接進來謝了，請她坐下道：「既承盛意，我自然要領情的，她們不消了。」那寡居也就依允，催促起身。瑤華遂入房中稍為修飾，加上外罩大衫。阿新、三姐跟著，一同到後堂來。那老的早在庭前等候相迎。瑤華一到，十分恭敬，禮畢獻茶，又論些家常。只見那媳婦同這寡居出來，拜見了，就擺上菜蔬，請瑤華坐了，仍是他們三個來陪，勸酒送菜，慇懃倍至。忽見那男的寓主人，扶著一個病人出來，跪下叩頭。那男老兒道：「這是二小兒，因染了一種怪病，一切細底抽荊自當奉告。我知娘子非凡人，可以有法處治，務望救他一命，也是娘子積德。」那瑤華三不知的立起身來，忙忙請起，那男的老兒說了這兩句，也就扶了進去了。大家仍請瑤華坐下，瑤華不知頭腦，遂細問那老女人是何緣故？據那老的說道：「這個二小兒，今年尚止二

十二歲，三四年前，偶然出去閒遊，想來少年性情，據他說，途中遇見一個美婦人與其同路，兩相問答，就在田野中成了好事。知道他未有家室，情願隨他，遂一同回來，藏於室內。我們一家初不知道，那知日漸瘦瘠，竟成勞瘵。我們再四盤問，方才曉得，我們一家人都不能見，遣之不去，並深恨二小兒將他實情說出，時復詬詈。二小兒不與同寢，他又能於夢中與之交合。這幾年始終病體懨懨，不能出外生理。前日娘子們來賃居，那怪物再四叮囑，不許容留。二小兒不睬他。及娘子們進門，他就恐懼異常，輒思藏躲，因知內堂房舍狹窄，沒有可躲之處。看他坐臣靡寧，只得攜了些零星物件逃避。臨去時指著二小兒道：「你不聽我話，少不得來結果你的性命。忿恨而去。故知娘子非凡人，若娘子們去後，這怪物必來圖害，務必要求娘子們救他一命。」說罷流淚。瑤華笑道：「那怪物既然去了，恐亦未必再來。然我並無拿妖捉怪的武藝，如何搭救？」那老的道：「我們何敢必定要娘子捉拿？看那怪物的光景，必有可懼之處，娘子不能，尊使中必有能人，亦望吩咐一聲。若能追求蹤跡，減去根株，二小兒才得生活。」說罷，立起身來要拜求。瑤華連忙阻止，道：「且待回去商酌，若可以為力，斷無不盡心之理。」

這三個都謝了，然後慇懃勸餐。瑤華因有此事在心，亦即告止。散席而回，卸去衣服，便問阿新道：「此妖你如何除他麼？」阿新道：「據他說來，這怪物不待我們入門，心已懼怯，亦非大有法力者。不必我去，只令桑二略施小術，可以制縛矣。」瑤華即令阿新傳知桑二，令其收除。阿新去了。瑤華酒後醺醺，橫躺於炕上，不一會阿新來房對瑤華道：「桑二已將此妖算出，乃是黃河魚精，尚不成氣候，容易收除。他現在房中作法。」瑤華道：「他施什麼法兒？」阿新道：「他把個面盆盛了水，在那裡念咒。他說先要釘住他，俟釘住之時，用桑木劍便可刺死。」瑤華道：「必與他們些效驗，才能放心。」阿新又去說了。

瑤華不覺沉沉睡去。桑二這邊，已用法術將魚怪刺死，回了阿新來報瑤華知道。只見瑤華睡夢中號啕大哭，阿新恐其夢魘，忙去輕輕喚醒，又與他拍著肩背，遂漸漸醒來。桑二便問瑤華道：「公主為何如此？」瑤華睜開了眼，喉嚨裡還哽咽不止，三姐已烹了茶來，阿巧也來了，瑤華飲了茶，才覺甦醒，便道：「此夢不祥。」眾人都問做的什麼夢？」瑤華道：「我睡去時，似乎又在路上，見四境荒涼，人煙斷絕，已覺淒涼之極。不知怎樣的，模模糊糊又到了一處，也不知是什麼處，但見上面擺著祭具，自顧身上，穿了一身重孝，在那裡哭拜。我如今想來，要穿重孝，除非王爺有些不妙，才穿得上身，可憐我王爺，只生我一個女兒，雖然留個替身在那裡代我，何如親骨血在眼前的好？」

說罷又哭。眾人道：「此是夢寐之事，難認真，公主休得如此。」三姐道：「夢中事是相反的，夢凶則吉，或者王爺又受皇上大恩典，正在那裡歡喜，你倒反去詛咒他了。」瑤華聽了這番話，方才止哭，遂問桑二拿妖之事如何？桑二道：「已刺死在黃河灘上，約莫離這裡不過四五十里路，叫他們沿灘尋去，自然有得。」瑤華也覺歡喜，遂令阿巧去報知寓主人。其時已有二更多天，瑤華又吃了些夜宵，才解衣而寢，留三姐伴宿。次日起身，聽見寓主人家中言笑喧嘩，正不知為何事。膳後，寡居來道謝，並言今早在黃河灘上尋著一個白魚，胸口有一道劍傷，死在那裡。昨日你們那位來報知，已除怪物，說在黃河灘上。今日尋著，想來就是此物了。我父親竟叫人抬了回來，好大一個魚，約來有整百斤重，現在我們堂中，請娘子過去看看。」瑤華聽了，倒覺稀奇，遂同阿新、三姐走過來，看那死魚。真個粗大如豬身，長有五六丈，仰臥在堂中。果見胸前有劍痕一道，而胸之兩旁，隱隱高起，宛如婦人之乳，看之肚下，居然有陰，與婦女無二。據那老婦人道：有人說這魚肉甚好吃，且可療病人之疾。瑤華應答了幾句，略坐一坐，即理回轉。又住了一兩天，無事可述。

這日天已將黑，忽聽見寓主人報進來道：「外面有京中來的一位官人在此，你們那位去引他進來？」瑤華想，必是荷香來。遂令阿巧引進來一見，果然是荷香，已是峨冠博帶，伏地叩拜。瑤華令其起來，彼此掩面而哭。荷香道：「公主將來的大道自然有成，只是受這番辛苦，叫奴子們心上實是不忍。」瑤華道：「我承師父十餘年的培植，不敢負他的期望，那還顧得辛苦。你如今升官了？」荷香道：「托公主提拔之恩，已升授兵部車駕司。主上時常念及公主的勛勞，幾番下旨宣召。梅影已奏明，產後病發了。然目下四方多故，恐還要宣召哩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如今已是閒雲野鶴，即有徵召，亦只令梅影襲職赴京。」說著，楊靜夫也來了，荷香道：「公主舊時的人，怎麼一個也不見了？」瑤華道：「途中險惡異常，臨出門時，也帶了白於玉、黃金釧、黃家媳婦三對夫妻，從江南就打發回去，因不能助我之力，反要保護他們。若不是這幾個人，也不能到此。」遂令荷香且暫歇宿，明日也不必隨行，竟先自回去，一來恐招人耳目，二來主上得知，必然阻我行蹤也。荷香道：「車子已備來了，仍在於賜第內收拾潔淨，且過了這個年頭，俟春融時，再往前進。」瑤華道：「且到都中再定行止。」荷香退出至門首，瑤華忽又喚回，道：「我到不曾問你，王爺這幾年身子可好，常時到京麼？」荷香道：「每年元旦、萬壽節必然到京朝賀，惟因流賊出沒無定，往往趕不上，誤了時日，主上也深知，卻不見責。」瑤華問道：「王爺可曾有庶子麼？」荷香道：「近今聞得有喜，不知可能是個庶子？」瑤華道：「王爺身上還是這麼肥胖麼？」荷香道：「也還如常。」瑤華又道：「你先回京，吩咐下邊這些官兒們，只稱我為鄉君就是了。進了府第，另開一個門兒在僻靜處，以通出入，大門上仍用你的封條封好，免人知覺。」荷香一一答應，才走出門來。寓主人另備處所，請荷香安歇，手下人都稱為祁老爺。不題。再說那阿巧、三姐、桑二們，在旁見了荷香如此規模，都不知瑤華究竟是何等樣人。楊靜夫回來後，一個個的來問他所到處所是何樣子，所見的是何等樣人？他說他的父親是王爺。是何等王爺？楊靜夫遂把瑤華曾經十六歲上就領兵出征，滅了反叛，曾封過侯爵。他同當今皇帝是平輩的兄妹，她家有多少金銀庫藏，這京中府第，是皇是欽賜的。他有個師父，叫無礙子，有飛劍可以千里外取人首級，十分了得。如今傳了道術，要去峨嵋山修仙，所以孤身前往，要我們這班人護衛，將來都有好處。他家裡還有一個面貌相同的丫頭，叫做梅影，替著他出名。今日來的這個官兒，是她的家生子，自幼伴讀大的，如今已做了大大的官了。他像這樣的官有五六個，小些的還有七八個哩。眾人聽了十分欽敬。當夜無話。

第二日一早，先是荷香進來，辭了先行。瑤華即令眾人收拾行李，裝好馱子，辭了寓主人，一同進京。行抵良鄉住宿，行李鋪設停當，瑤華喚阿新取件衣服，各處找尋不見，大家以為詫異，正要令桑二算其何往，三更後始見其回，瑤華問其何來？阿新笑而不答，知其有異情，悄令其來房，再四盤問，阿新才實告瑤華道：「婢子雖蒙師父化成人體，究竟是假的。京師乃至尊坐鎮之地，都有神靈護衛。婢子入到京城，恐被驅逐，故先往探視，如可去則去，否則暫避遠處，俟公主啟行，再來隨侍。方才縱在雲頭，細看皇城以內，只有些少神光，而妖氛反盛。當即下到城中，遇見一個蛇精，問其緣故。據雲：本朝氣運已衰，正大之神，俱往北邊護衛真命天子。此間因尚有些微餘運，只撥手下神將在此保護，不久亦將散去。故妖魅得以出入無忌。婢子更不須迴避了。」